

老家的菜园

□ 刘劲楠



下乡走访的帮扶对象恰是我老家的邻居，慰问后我便来到了自家的房前屋后转一转、看一看。因母亲住到县城去后，家里便无人居住，屋门紧锁着，这次是因公下乡，我也算得上是“过家门而不入”了。小叔见我回来了也没多说话，就问，要带点蔬菜回家么？我知道妻特别喜欢自家地里种出来的蔬菜，便满心欢喜与小叔一起到菜园里去摘菜。

菜园离家仅几百米，站在院子里就能望见。来到菜园里，但见一畦一畦的蔬菜，有青菜、白菜、芹菜，还有萝卜、大蒜、葱……在初冬的午后，在和煦的冬日暖阳下，愈发翠色欲滴。小叔摘了些绿油油的青菜，又拔了几棵萝卜。其实，我每次回家，几乎都要到菜园里看看。这次，小叔亲自带我去摘菜是因为婶娘出去了，以往只要婶娘在家，这活儿一般都是她做。叔侄两个大男人一起去菜园里摘菜，这还真是头一次。因此让我突发无限感慨，情不自禁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这个菜园从曾祖父手上就开始种起，从谁手里接过来的没有考究过，或许应该是从他先辈手上继承过来的吧。曾祖父其实不是我的亲曾祖父，而是祖母的姨父，因他和曾祖母未曾生育，祖父祖母便将我父亲过继给他们。我们乡下把曾祖父母都称为“太”，因曾祖父经常在外放牛，我们就称他为“养牛太”；曾祖母经常在家煮饭，我们就称她为“煮饭太”，以示区别，这成了我们家特有的称谓。

我童年时，父母都在干田里的重活，“养牛太”除了放牛，菜园里的活儿基本都是他在干。而“煮饭太”在做饭之前就要到菜园里摘菜，我们兄妹几个就总是跟随他们进入菜园里玩。抓青蛙、逮蟋蟀、挖蚯蚓、玩泥巴、摘野草莓、采野菜……记得有一次我把抓来的一只小青蛙的腿拴住，关在一个我垒起的泥巴“小屋”里，后来发现青蛙死了，只剩下一副皮囊。童年的一次“残忍”游戏，至今仍有种负罪感。可怜的小青蛙，无辜惨死在一个无知儿童之手。

长大些以后，我也帮着大人们在

菜园里干活，挖地、栽菜、锄草、浇水、施肥，但至今没有挑过大粪，父母心疼我，从不让我干这“脏活”，顶多让我用粪瓢浇浇粪水……上学的时候，我时常会掇条小板凳坐在菜园里的棕树下读书，因为菜园里环境清静、空气清新，人也感到清爽。清静清新菜园里，正是男儿读书处。菜叶上的露珠在晨光中闪耀，而读书郎对未来懵懂的憧憬与梦想也像正在茁壮成长的蔬菜一样向阳而生。

“养牛太”“煮饭太”80多岁相继离世了，而更令人痛心的是父亲64岁就因胃病不幸去世。起初几年，母亲不愿离开老家，田里的农活干不了，但她舍不得菜园，一直在侍弄着菜地，我们每次回乡下，她必要备上几袋蔬菜。后来，我们把母亲接到县城来住，母亲便把菜地让给小叔和堂姐夫种。他们把菜地侍弄得很精细，菜园子也管理得很好，我们回到乡下，仍然可以带回来许多新鲜的蔬菜。

母亲到县城住后依然喜欢种菜，她和我一个朋友商量，在他家后院要了一块地，约了几个和她一样独守的大妈们一起种菜。我很赞成母亲的做法，因为这既是一种体能上的锻炼，更是一种精神寄托。我懂得她的心思：看着这郁郁葱葱的蔬菜，就能回想到家里的菜园，就能回想到那生活了六十多年的家园。我现在对“家园”有了新的一层理解，所谓家园，是不是就是老家和菜园呢？朋友之所以欣然同意让出一块地给母亲种菜，除了与我的交情之外，还因为他惦记着多年前就吃过我父母种的菜。有一年春节前夕，冰天雪地之中，朋友开着他的越野车送我回家过年。母亲很感谢他，为了表达心意，从皑皑白雪覆盖之下的菜地里砍来几棵大白菜送给他。后来，朋友夫妻俩赞不绝口，常说我家的蔬菜好吃。

这次小叔亲自带我摘菜，虽是一桩小事，却让我由衷感受到，小叔随年龄增长而带来的变化和作为长辈对我们的默默关爱。小叔在他们老兄弟仁中最小，原来基本属于那种不管“闲事”的人。以前有祖父祖母管事，上面

还有两位兄长，所以小叔落得一身轻。大伯因胃病先于祖父祖母去世，伯母便随儿子们住在县城，家里的房子空着。祖父祖母在世时，总是帮着把大伯家的屋门打开透透气、扫扫地、雨天还要捡捡漏。祖父祖母去世后，父亲顺理成章地接过了这个担子。最难忘怀的是，父亲因胃病在上海住院期间，我一直陪护着他。有一次，他打电话给小叔，语气平静，话语不多。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他对小叔说：“大哥一家人都不在家，往后呀，大哥家的房子，你要帮着看好啊！”那一刻，我不禁潸然泪下，但只是平静地背过身子，假装没有听见。其实，父亲平静的语气和我故作平静的转身，都已预感到了一种时日不多即将面临的诀别。父亲去世后，本来就不太言语的小叔，似乎变得更加寡言少语，但是却慢慢地变得越来越“劳事”了：他要上上下下看管几栋空房子；元宵节、清明节，他会主动打电话要我们回来后到他家吃饭；他每年都要送一大袋自己种的谷子机出来的米，驮到住在四楼的我家里，妻说小叔送的米，米汁多、好吃；他接管了我的菜园，把菜园一直管理得井井有条；他亲自带我到菜园去摘菜……前几天，小叔又“劳”了件事，他在“刘氏一家亲”群里发了一则微信：“通知，刘氏家族不分性别，为了健康，上了40岁以上，我建议一至二年必须做胃镜检查”。

老家的菜园，我在这里尽情玩耍过、挥汗劳作过、高声朗读过……因此，对这绿肥红瘦的菜园充满了感情。可到了女儿这一辈就无所牵系了，因为这园子里没有承载过后辈们的记忆。退休后，我愿意回家种种菜，让这菜园依然一片碧绿，但后辈人还愿意回来种菜么？谁来让这菜园碧绿一片？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时光一去不复返，没有岁月可回头。这菜园里，种菜人就像蔬菜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没有人知道这菜园一开始是由谁开垦的，也没有人知道，这菜园最后由谁来种，但一脉相承的亲情也像这菜园里的蔬菜一样，永远绿意盎然，生机勃勃。

清明牡蒿

□ 叶树嵩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江南之春，如诗、如画亦如美人之颦；“清明时节雨纷纷”江南之雨如丝，如舞曲亦如浩渺之烟波。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也和有一声声清脆的打耙声……

在清明时节，牡蒿生长得正茂盛，家乡人一般在祭祖、扫墓后用随身携带的不太锋利的镰刀割下一篮篮的蒿叶，被春雨霖染过后的蒿叶鲜翠欲滴，是调色的绝佳颜料。在家乡的小城中，远眺是连绵不断的山峦起伏，近看有青瓦白房的座座屋舍，映衬着手提牡蒿归家的采蒿人。

采完蒿后要尽快得将其磨成汁，以保留其原有的春天的味道。有的人家将一篮篮牡蒿放在小溪里细心地洗濯，有的人家干脆将它放在雨里，让春雨洗涤它的污浊。洗净后，三五个妇女带着小孩一起将蒿叶捣碎后磨汁，我小时候也干过类似的事，常常满手都是“春天的颜色”。我曾偷尝过磨出的蒿汁，本以为会是香甜的，但最后我却忍受不了它的苦涩，为何蒿汁与蒿粑的味道相差甚远？我一直心存疑惑。

最后是打耙，这项工作一般是体力健壮的男人所为，锤得越用劲，耙就越是韧性，将蒿汁倒进后，糯米团被染成绿色，随着一声声清脆的打耙声，蒿汁与糯米团的香气充分融合。春天的交响乐里又多了一种乐器的合奏。在一次次有力地敲打打下蒿粑终于成型，牡蒿以米耙的形式进入人们口中，这是家乡独特的传统。

蒿粑融合了这个朴素的江南小城中人们刚柔并济的性格，若无柔情，何以细心地采摘蒿叶并碾蒿为汁？若无刚毅，何以将蒿粑成型？蒿汁是苦涩的，因为它缺少了刚毅性格的加工。在对制作蒿粑这份传统手艺的坚守中，我看到了家乡人民对于自己家乡的热爱与对传统的传承。

每年清明时节，我都会在早餐的辅食中看到绿油油的蒿粑放在盘中等待味蕾的检验。它氤氲着春天的气息，饱含着家乡人对自家家乡的独特情怀，含蓄着家乡人刚柔并济的性格。一口蒿粑入嘴，也象征着这份传统美食在我们这一代的传承。清明牡蒿是否会在先祖的坟旁亘古长青？须看下一代的家乡人。



观谷爱凌夺金(外一首)

□ 柳国发

早春

少女流星拽电飞，
腾空挾板几翻威；
矫姿落地归何处？
白雪春风两不违！

柳眼垂条报细芽，
含羞作答薄茸遮；
天涯过客惊无色，
剥绿还春点嫩椒。

东林寺二首

□ 吉伟锋

(一)

雪落深山东林晚，云归天外暮色闲。
禅音水韵空灵境，暮鼓晨钟颂流年。

(二)

苍山夕照古寺深，竹影横斜对青灯。
尘事纷纷去如水，夜阑回首听雨声。